論衡

四之六

青淵文庫
第　架
第　號
共　冊

七十

論衡卷第四

書虛篇

世信虛妄之書以爲載於竹帛上者皆賢聖所傳無不然之事故信而是之諷而讀之睹眞是之傳與虛妄之書相違則并謂短書不可信用夫幽冥之實尚可知沈隱之情尚可定顯文露書是非易見籠總并傳非實事用精不專無思於事也夫世間傳書諸子之語多欲立奇造異作驚目之論以駭世俗之人爲譎詭之書以著殊異之名傳書言延陵季子出游見

晚香堂圖書記

[illegible]暇齋讀本記

路有遺金當夏五月有披裘而薪者季子呼薪者曰取彼地金來薪者投鎌於地瞋目拂手而言曰何子居之高視之下儀貌之壯語言之野也吾當夏五月披裘而薪豈取金者哉季子謝之請問姓字薪者曰子皮相之士也何足語姓名遂去不顧世以爲然殆虛言也夫季子恥吳之亂吳欲共立以爲主終不肯受去之延陵終身不還廉讓之行終始若一許由讓天下不嫌貪封侯伯夷委國饑死不嫌貪刀鉤廉讓之行大可以況小小難以況大季子能讓吳位何嫌貪地遺金季子使於上國道過徐徐君好其寶劍未之即予還而徐君死解劍帶冢樹而去廉讓之心恥負其前志也季子不負死者棄其寶劍何嫌一叱生人取金於地季子未去吳乎公子也已去吳乎延陵君也公子與君出有前後車有附從不能空行於塗明矣既不恥取金何難使左右而煩披裘者世稱柳下惠之行言其能以幽冥自修絜也賢者同操故千歲交志置季子於冥昧之處尚不取金況以白日前後備具取金於路非季子之操也或時季子實見遺

冢 宋

金憐披裘薪者欲以益之或時言取彼地金欲以予薪者不自取也世俗傳言則言季子取遺金也傳書或言顏淵與孔子俱上魯太山孔子東南望吳閶門外有繫白馬引顏淵指以示之曰若見吳閶門乎顏淵曰見之孔子曰門外何有曰有如繫練之狀孔子撫其目而正之因與俱下下而顏淵髮白齒落遂以病死蓋以精神不能若孔子彊力自極精華竭盡故早夭死世俗聞之（一有八字）皆以爲然如實論之殆虛言也案論語之文不見此言考六經之傳亦無此語夫顏淵能見千里之外與聖人同孔子諸子何諱不言蓋人目之所見不過十里過此不見非所明察遠也傳曰太山之高巍然去之百里不見蝩螺遠也案魯去吳千有餘里使離朱望之終不能見況使顏淵何能審之如才庶幾者明目異於人則世宜稱亞聖不宜言離朱人目之視也物大者易察小者難審使顏淵處閶門之外望太山之形終不能見況從太山之上察白馬之色色不能見明矣非顏淵不能見孔子亦不能見也何以驗之耳目之用均也目不能見百

觔
筋

里則耳亦不能聞也陸賈曰離婁之明不能察帷薄之内師曠之聰不能聞百里之外閶門之與太山非直帷薄之内百里之外也秦武王與孟説舉鼎不任絶脉而死舉鼎用力力由觔脉觔脉不堪絶傷而死道理宜也今顔淵用目望遠望遠目睛不任宜盲眇髮白齒落非其致也髮白齒落用精於學勤力不休氣力竭盡故至於死伯奇放流首髮早白詩云惟憂用老伯奇用憂而顔淵用睛暫望倉卒安能致此儒書言舜葬於蒼梧禹葬於會稽者巡狩年老道死邊土聖人以天下爲家不别遠近不殊内外故遂止葬夫言舜禹實也言其巡狩虚也舜之與堯俱帝者也共五千里之境同四海之内二帝之道相因不殊堯典之篇舜巡狩東至岱宗南至霍山西至太華北至恒山以爲四嶽者四方之中諸侯之來並會嶽下幽深遠近無不見者聖人舉事求其宜適也禹王如舜事無所改巡狩所至以復如舜舜至蒼梧禹到會稽非其實也實舜禹之時鴻水未治堯傳於舜舜受爲帝與禹分部行治鴻水堯崩之後舜老亦以傳於禹

守 宋

舜南治水死於蒼梧禹東治水死於會稽賢聖家天下故因葬焉吳君高說會稽本山名夏禹巡狩會計於此山因以名郡故曰會稽夫言因山名郡可也言禹巡狩會計於此山虛也巡狩本不至會稽安得會計於此山宜聽君高之說誠會稽爲會計禹到南方何所會計如禹始東死於會稽舜亦巡狩至於蒼梧安所會計百王治定則出巡巡則輙會計是則四方之山皆會計也百王太平升封太山太山之上封可見者七十有二紛綸湮滅者不可勝數如審帝王巡狩則輙會計會計之地如太山封者四方宜多夫郡國成名猶萬物之名不可說也獨爲會稽立歟周時舊名吳越也爲吳越立名從何往哉六國立名狀當如何天下郡國且百餘縣邑出萬鄉亭聚里皆有號名賢聖之才莫能說君高能說會稽不能辯定方名會計之說未可從也巡狩考正法度禹時吳爲裸國斷髮文身考之無用會計如何傳書言舜葬於蒼梧象爲之耕禹葬會稽鳥爲之田蓋以聖德所致天使鳥獸報祐之也世莫不然考實之殆虛言也夫舜禹

烏 宋

之德不能過堯堯葬於冀州或言葬於崇山冀州鳥獸不耕而鳥獸獨爲舜禹耕何天恩之偏駁也或曰舜禹治水不得寧處故舜死於蒼梧禹死於會稽勤苦有功故天報之遠離中國故天痛之夫天報舜禹使鳥田象耕何益舜禹天欲報舜禹宜使蒼梧會稽常祭祀之使鳥獸田耕不能使人祭祭加舜禹之墓田施人民之家天之報祐聖人何其拙也且無益哉由此言之鳥田象耕報祐舜禹非其實也實者蒼梧多象之地會稽衆鳥所居禹貢曰彭蠡既瀦陽鳥攸居天地之情鳥獸之行也象自蹈土鳥自食苹土蹶草盡若耕田狀壤靡泥易人隨種之世俗則謂爲舜禹田海陵麋田若象耕狀何嘗帝王葬海陵者邪傳書言吳王夫差殺伍子胥煑之於鑊乃以鴟夷橐投之於江子胥恚恨驅水爲濤以溺殺人今時會稽丹徒大江錢唐浙江皆立子胥之廟蓋欲慰其恨心止其猛濤也夫言吳王殺子胥投之於江實也言其恨恚驅水爲濤者虛也屈原懷恨自投湘江湘江不爲濤申徒狄蹈河而死河水不爲濤世人必曰屈原申

橐宋

子宋

徒狄不能勇猛力怒不如子胥夫衛葅子路而漢烹彭越子胥勇猛不過子路彭越然二士不能發怒於鼎鑊之中以烹湯葅汁瀋漎旁人子胥亦自先入鑊乃入江在鑊中之時其神安居豈怯於鑊湯勇於江水哉何其怒氣前後不相副也且投於江中何江也有丹徒大江有錢唐浙江有吳通陵江或言投於丹徒大江無濤欲言投於錢唐浙江浙江山陰江上虞江皆有濤三江有濤豈分橐中之體散置三江中乎人若恨恚也仇讎未死子孫遺在可也今吳國已滅

筋　宋下同

夫差無類吳爲會稽立置太守子胥之神復何怨苦爲濤不止欲何求索吳越在時分會稽郡越治山陰吳都今吳餘暨以南屬越錢唐以北屬吳錢唐之江兩國界也山陰上虞在越界中子胥入吳之江爲濤當自上吳界中何爲入越之地怨恚吳王發怒越江違失道理無神之驗也且夫水難驅而人易從也生任觔力死用精魂子胥之生不能從生人營衛其身自令身死觔力消絕精魂飛散安能爲濤使子胥之類數百千人乘船渡江不能越水一子胥之身煑湯

糜 宋

鑊之中骨肉糜爛成爲羹菹何能有害也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趙簡子殺其臣莊子義其後杜伯射宣王莊子義害簡子事理似然猶爲虛言今子胥不能完體爲杜伯子義之事以報吳王而驅水往來豈報讐之義有知之驗哉俗語不實成爲丹青丹青之文賢聖惑焉夫地之有百川也猶人之有血脈也血脈流行汎揚動靜自有節度百川亦然其朝夕往來猶人之呼吸氣出入也天地之性上古有之經曰江漢朝宗于海唐虞之前也其發海中之時漾馳而已入三江之中殆小淺狹水激沸起故騰爲濤廣陵曲江有濤文人賦之大江浩洋曲江有濤竟以隘狹也吳殺其身爲濤廣陵子胥之神竟無知也溪谷之深流者安洋淺多沙石激揚爲瀨夫濤瀨一也謂子胥爲濤誰居溪谷爲瀨者乎案濤入三江岸沸踊中央無聲必以子胥爲濤子胥之身聚岸漼也濤之起也隨月盛衰小大滿損不齊同如子胥爲濤子胥之怒以月爲節也三江時風揚疾之波亦溺殺人子胥之神復爲風也秦始皇渡湘水遭風問湘山何祠左右對曰

千宋

堯之女舜之妻也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十人斬湘山之樹而履之夫謂子胥之神爲濤猶謂二女之精爲風也傳書言孔子當泗水之葬泗水爲之却流此言孔子之德能使水却不湍其墓也世人信之是故儒者稱論皆言孔子之後當封以泗水却流爲證如原省之殆虛言也夫孔子死孰與其生生能操行慎道應天死操行絕天祐至德故五帝三王招致瑞應皆以生存不以死亡孔子生時推排不容故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生時無祐死反有報乎孔子之死五帝三王之死也五帝三王無祐孔子之死獨有天報是孔子之魂聖五帝之精不能神也泗水無知爲孔子却流天神使之然則孔子生時天神不使人尊敬如泗水却流天欲封孔子之後孔子生時功德應天天不封其身乃欲封其後乎是蓋水偶自却流江河之流有回復之處百川之行或易道更路與却流無以異則泗水却流不爲神怪也傳書稱魏公子之德仁惠下士兼及鳥獸方與客飲有鸇擊鳩鳩走巡於公子案下鸇追擊殺於公子之前公子恥

之即使人多設羅得鷂數十枚責讓以擊鳩之罪擊鳩之鷂低頭不敢仰視公子乃殺之世稱之曰䰟公子爲鳩報仇此虛言也夫鷂物也情心不同音語不通聖人不能使鳥獸爲義理之行公子何人能使鷂低頭自責鳥爲鷂者以千萬數向擊鳩蜚去安可復得能低頭自責是聖鳥也曉公子之言則知公子之行矣知公子之行則不擊鳩於其前人猶不能改過鳥與人異謂之能悔世俗之語失物類之實也或時公子實捕鷂鷂得人持其頭變折其頸疾痛低垂不能仰視緣公子惠義之人則因褒稱言鷂服過蓋言語之次空生虛妄之美功名之下常有非實之加傳書言齊桓公妻姑姊妹七人此言虛也夫亂骨肉犯親戚無上下之序者禽獸之性則亂不知倫理案桓公九合諸侯一正天下道之以德將之以威以故諸侯服從莫敢不率非內亂懷鳥獸之性者所能爲也夫率諸侯朝事王室耻上無勢而下無禮也外耻禮之不存內何犯禮而自壞外內不相副則功無成而威不立矣世稱桀紂之惡不言滛於親戚實論者謂

宋本夫作於
過洎作洎
悪浮作是悪

赴宋

夫桀紂惡微於亡秦亡秦過泊於王莽無淫亂之言桓公妻姑姊七人惡浮於桀紂而過重於秦莽也春秋采毫毛之美貶纖芥之惡桓公惡大不貶何哉魯文姜齊襄公之妹也襄公通焉春秋經曰莊二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郜春秋何尤於襄公而書其奸何宥於桓公隱而不譏如經失之傳家左丘明公羊穀梁何諱不言桓公之過多内寵内嬖如夫人者六有五公子爭立齊亂公薨三月乃赴世聞内嬖六人嫡庶無別則言亂於姑姊妹七人矣傳書言齊桓公負婦人而朝諸侯此言桓公之淫亂無禮甚也夫桓公大朝之時負婦人於背其游宴之時何以加此方修士禮崇厲肅敬負婦人於背何以能率諸侯朝事王室葵丘之會桓公驕矜當時諸侯畔者九國睚眦不得（一有所載字）九國畔去況負婦人淫亂之行何以肯留或曰管仲告諸侯吾君背有疽創不得婦人瘡不衰愈諸侯信管仲故無畔者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孔子當時諸侯千人以上必知方術治疽不用婦人管仲爲君諱也諸侯知仲爲君諱而欺己必恚

宋本下諱作朝

眦宋

怒而畔去何以能久統會諸侯成功於覇或曰桓公實無道任賢相管仲故能覇天下夫無道之人與狂無異信讒遠賢反害仁義安能任管仲能養人令之成事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無道之君莫能用賢使管仲賢桓公不能用用管仲故知桓公無亂行也有賢明之君故有貞良之臣臣賢君明之驗奈何謂之有亂難曰衛靈公無道之君時知賢臣管仲爲輔何明桓公不爲亂也夫靈公無道任用三臣僅以不喪非有功行也桓公尊九九之人拔甯戚於車下

綬
宋

責苞茅不貢運兵攻楚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千世一出之主也而云負婦人於背虛矣說尚書者曰周公居攝帶天子之綬戴天子之冠負扆南面而朝諸侯戶牖之間曰扆南面之坐位也負扆南面鄉坐扆在後也桓公朝諸侯之時或南面坐婦人立於後也世俗傳云則曰負婦人於背矣此則夔一足宋丁公鑿井得一人之語也唐虞時夔爲大夫性知音樂調聲悲善當時人曰調樂如夔一足矣世俗傳言夔一足案秩宗官缺帝舜博求衆稱伯夷伯夷稽首讓于夔

后宋

龍秩宗卿官漢之宗正也斷足足非其理也且一足之人何用行也夏后孔甲田于東蓂（一作莫）山天雨晦冥入于民家主人方乳或曰後來之子必貴或曰不勝之子必賤孔甲曰爲余子孰能賤之遂載以歸析橑斧斬其足卒爲守者孔甲之欲貴之子有餘力矣斷足無宜故爲守者今夔一足無因趨步坐調音樂可也秩宗之官不宜一足猶守者斷足不可貴也孔甲不得貴之子伯夷不得讓於夔焉宋丁公者宋人也未鑿井時常有寄汲計之日去一人作自鑿井後不復寄汲計之日得一人之作故曰宋丁公鑿井得一人俗傳言曰丁公鑿井得一人於井中夫人生於人非生於土也穿土鑿井無爲得人推此以論負婦人之語猶此類也負婦人而坐則云婦人在背知婦人在背非道則生管仲以婦人治疽之言矣使桓公用婦人徹亂服婦人於背女氣瘡可去以婦人治疽方朝諸侯桓公重衣婦人襲裳女氣分隔負之何益桓公思士作庭燎而夜坐以思致士反以白日負婦人見諸侯乎傳書言聶政爲嚴翁仲刺殺韓王此虛

也夫聶政之時韓列侯也列侯之三年聶政刺韓相俠累十二年列侯卒與聶政殺俠累相去十七年而言聶政刺殺韓王短書小傳竟虛不可信也傳書又言燕太子丹使刺客荆軻刺秦王不得誅死後高漸麗復以擊筑見秦王秦王說之知燕太子之客乃冐其眼使之擊筑漸麗乃置鈆於筑中以爲重當擊筑秦王膝進不能自禁漸麗以筑擊秦王顙秦王病傷三月而死夫言高漸麗以筑擊秦王實也言中秦王病傷三月而死虛也夫秦王者秦始皇帝也始皇二

讖
宋

十年燕太子丹使荆軻刺始皇始皇殺軻明矣二十一年使將軍王翦攻燕得太子首二十五年遂伐燕而虜燕王嘉後不審何年高漸麗以筑擊始皇不中誅漸麗當二十七年遊天下到會稽至琅邪北至勞盛山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到沙丘平臺始皇崩夫讖書言始皇還到沙丘而亡傳書又言病筑瘡三月而死於秦一始皇之身世或言死於沙丘或言死於秦其死言恒病瘡傳書之言多失其實世俗之人不能定也

有
宋

變虛篇

傳書曰宋景公之時熒惑守心公懼召子韋而問之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天罰也心宋分野也禍當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使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將誰爲也寧獨死耳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民饑必死爲人君而欲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爲君者乎是寡人命固盡也子毋復言子韋退走北面再拜曰臣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耳卑君不君人之言三天必

宋本百作可

三賞君今夕星必徙三舍君延命二十一年公曰奚知之對曰君有三善故有三賞星必三徙三徙行七星星當一年三七二十一故君命延二十一歲臣請伏於殿下以伺之星必不徙臣請死耳是夕也火星果徙三舍如子韋之言則延年審得二十一歲矣星徙審則延命延命明則景公爲善天祐之也則夫世間人能爲景公之行者則必得景公祐矣此言虛也何則皇天遷怒使熒惑本景公身有惡而守心則雖聽子韋言猶無益也使其不爲景公則雖不聽子韋

之言亦無損也齊景公時有彗星使人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秖取誣焉天道不闇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也且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益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回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爲無能補也公說乃止齊君欲禳彗星之凶猶子韋欲移熒惑之禍也宋君不聽猶晏子不肯從也則齊君爲子韋晏子爲

宋

宋本獨作彗

宋本穀作穀下同

宋君也同變共禍一事二人天猶賢宋君使熒惑徙三舍延二十一年獨不多（一作爲）晏子使彗消而增其壽何天祐善偏駁不齊一也人君有善行善行動於心善言出於意同由共本一氣不異宋景公出三善言則其先三善言之前必有善行也有善行必有善政政善則嘉瑞臻福祥至熒惑之星無爲守心也使景公有失誤之行以致惡政惡政發則妖異見熒之守心桑穀之生朝高宗消桑穀之變以政不以言景公御熒惑之異亦宜以行景公有惡行故熒惑守心

宋本守作食

不改政修行坐出三善言安能動天天安肯應何以效之使景公出三惡言能使熒惑守心乎夫三惡言不能使熒惑守心三善言安能使熒惑退徙三舍以三善言獲二十一年如有百善言得千歲之壽乎非天祐善之意應誠爲福之實也子韋之言天處高而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三賞君夫天體也與地無異諸有體者耳咸附於首體與耳殊未之有也天之去人高數萬里使耳附天聽數萬里之語弗能聞也人坐樓臺之上察地之螻蟻尚不見其體安能聞其聲何則螻蟻之體細不若人形大聲音孔氣不能達也今天之崇高非直樓臺人體比於天非若螻蟻於人也謂天非若螻蟻於人也謂天聞人言隨善惡爲吉凶誤矣四夷入諸夏因譯而通同形均氣語不相曉雖五帝三王不能去譯獨曉四夷況天與人異體音與人殊乎人不曉天所爲天安能知人所行使天體乎耳高不能聞人言使天氣乎氣若雲煙安能聽人辭說災變之家曰人在天地之間猶魚在水中矣其能以行動天地猶魚鼓而振水也魚動而水蕩

氣變此非實事也假使眞然不能至天魚長一尺動於水中振旁側之水不過數尺大若不過與人同所振蕩者不過百步而一里之外淡然澄靜離之遠也今人操行變氣遠近宜與魚等氣應而變宜與水均以七尺之細形形中之微氣不過與一鼎之蒸火同從下地上變皇天何其高也且景公賢者也賢者操行上不及聖下不過惡人世間聖人莫不堯舜惡人莫不桀紂堯舜操行多善無移熒惑之效桀紂之政多惡有反景公脫禍之驗景公出三善言延年二十一歲是則堯舜宜獲千歲桀紂宜爲殤子今則不然各隨年壽堯舜桀紂皆近百載是竟子韋之言妄延年之語虛也且子韋之言曰熒惑天使也心宋分野也禍當君若是者天使熒惑加禍於景公也如何可移於將相若歲與國民乎天之有熒惑也猶王者之有方伯也諸侯有當死之罪使方伯圍守其國國君問罪於臣臣明罪在君雖然可移於臣子與人民設國君計其言令其臣歸罪於國方伯聞之肯聽其言釋國君之罪更移以付國人乎方伯不聽者自國君

之罪非國人之辜也方伯不聽自國君之罪熒惑安肯移禍於國人若此子韋之言妄也曰景公聽乎言庸何能動天使諸侯不聽其臣言引過自予方伯聞其言釋其罪委之去乎方伯不釋諸侯之罪熒惑安肯徙去三舍夫聽與不聽皆無福善星徙之實未可信用天人同道好惡不殊人道不然則知天無驗矣宋衛陳鄭之俱災也氣變見天梓慎知之請於子產有以除之子產不聽天道當然人事不能郤也使子產聽梓慎四國能無災乎堯遭鴻水時臣必有梓慎

子韋之知矣然而不郤除者堯與子產同心也案子韋之言曰熒惑天使也心宋分野也禍當君審如此言禍不可除星不可郤也若夫寒溫失和風雨不時政事之家謂之失誤所致可以善政賢行變而復也若熒惑守心若必死猶亡禍安可除修政改行安能郤之善政賢行尚不能郤出虛華之三言謂星郤而禍除增壽延年享長久之福誤矣觀子韋之言景公言熒惑之禍非寒暑風雨之類身死命終之祥也國且亡身且死妖氣見於天容色見於面面有容色雖

善操行不能滅死徵已見也在體之色不可以言行滅在天之妖安可以治除乎人病且死色見於面人或謂之曰此必死之徵也雖然可移於五鄰若移於奴役當死之人正言不可容色肯爲善言之故滅而當死之命肯爲之長乎氣不可滅命不可長然則熒惑安可卻景公之年安可增乎由此言之熒惑守心未知所爲故景公不死也且言星徙三舍者何謂也星三徙於一舍乎一徙歷於三舍也案子韋之言曰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星必徙三舍若此星竟徙三舍也夫景公一坐有三善言星徙三舍如有十善言星徙十舍乎熒惑守心爲善言卻如景公復出三惡言熒惑食心乎爲善言卻爲惡言進無善無惡熒惑安居不行動乎或時熒惑守心爲旱災不爲君薨子韋不知以爲死禍信俗至誠之感熒惑之處星必偶自當去景公自不死世則謂子韋之言審景公之誠感天矣亦或時子韋知星行度適自去自以著己之知明君臣推讓之所致見星之數七因言星七舍復得二十一年因以星舍計年之數是與

齊太卜無以異也齊景公問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晏子往見公公曰寡人問太卜曰子道何能對曰能動地地固可動乎晏子嘿然不對出見太卜曰昔吾見鉤星在房心之間地其動乎太卜曰然晏子出太卜走見公臣非能動地地固將自動夫子韋言星徙猶太卜言地動也地固且自動太卜言已能動之星固將自徙子韋言君能徙之使晏子不言鉤星在房心則太卜之姦對不覺宋無晏子之知臣故子韋之一言遂爲其是案子韋書錄序秦亦言子韋曰君出三善言熒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舍不言三或時星當自去子韋以爲驗實動離舍世增言三既空增三舍之數又虛生二十一年之壽也

論衡卷第四終

以宋本比校　己卯八月廿一日　望之

○第　宋

榖　宋　下皆同

論衡卷○五

異虛篇

殷高宗之時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高宗召其相而問之相曰吾雖知之弗能言也問祖己祖己曰夫桑穀者野草也而生於朝意朝亡乎高宗恐駭側身而行道思索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義興滅國繼絕世舉佚民桑穀亡三年之後諸侯以譯來朝者六國遂享百年之福高宗賢君也而感桑穀生而問祖己行祖己之言修政改行桑穀之妖亡諸侯朝而年長

久修善之義篤故瑞應之福渥此虛言也祖己之言朝當亡哉夫朝之當亡猶人當死人欲死怪出國欲亡斯蓋人死命終死不復生亡不復存祖己之言政何益於不亡高宗之修行何益於除禍夫家人見凶修善不能得吉高宗見妖改政安能除禍除禍且不能況能招致六國延期至百年乎故人之死生在於命之夭壽不在行之善惡國之存亡在期之長短不在於政之得失案祖己之占桑穀爲亡之妖亡象已見雖修孝行其何益哉何以效之魯昭公之時鸜鵒來巢師己採文成之世童謠之語有鸜鵒之言見今有來巢之驗則占謂之凶其後昭公爲季氏所逐出於齊國果空虛都有虛驗故野鳥來巢師己處之禍意如占使昭公聞師己之言修行改政爲善居高宗之操終不能消何則鸜鵒之謠已兆出奔之禍已成也鸜鵒之兆已出於文成之世矣根生葉安得不茂源發流安得不廣此尚爲近未足以言之夏將衰也二龍戰於庭吐漦而去夏王櫝而藏之夏亡傳於殷殷亡傳於周皆莫之發至幽王之時發而視之漦流

傳
宋

于庭化爲玄黿走入後宮與婦人交遂生褒姒褒姒歸周厲王惑亂國遂滅亡幽厲王之去夏世以爲千數歲二龍戰時幽厲褒姒等未爲人也周亡之妖已出久矣妖出禍安得不就瑞見福安得不至若二龍戰時言曰余褒之二君也是則褒姒當生之驗也龍稱褒褒姒不得不生生則厲王不得不惡惡則國不得不亡徵已見雖五聖十賢相與卻之終不能消善惡同實善祥出國必興惡祥見朝必亡謂惡異可以善行除是謂善瑞可以惡政滅也河源出於崑崙其流播於九河使堯禹卻以善政終不能還者水勢當然人事不能禁也河源不可禁二龍不可除則桑穀不可卻也王命之當興也猶春氣之當爲夏也其當亡也猶秋氣之當爲冬也見春之微葉知夏有莖葉覩秋之零實知冬之枯萃桑穀之生其猶春葉秋實也必然猶驗之今詳修政改行何能除之夫以周亡之祥見於夏時又何以知桑穀之生不爲紂亡出乎或時祖己言之信野草之占失遠近之實高宗問祖己之後側身行道六國諸侯偶朝而至高宗之命自

宋本之作知

長未終則謂起桑穀之問改政修行享百年之福矣夫桑穀之生殆爲紂出亦或時吉而不凶故殷朝不亡高宗壽長祖己信野草之占謂之當亡之徵漢孝武皇帝之時獲白麟戴兩角而共觝使謁者終軍議之軍曰夫野獸而共一角象天下合同爲一也麒麟野獸也桑穀野草也俱爲野物獸草何別終軍謂獸爲吉祖己謂野草爲凶高宗祭成湯之廟有蜚雉升鼎而雊祖己以爲遠人將有來者說尚書家謂雉凶議駮不同且從祖己之言雉來吉也雉伏於野草之中草覆野鳥之形若民人處草廬之中可謂其人吉而廬凶乎民人入都不謂之凶野草生朝何故不吉雉則民人之類如謂含血者吉長狄來至是吉也何故謂之凶如以從夷狄來者不吉介葛盧來朝是凶也如以草木者爲凶朱草蓂莢出是不吉也朱草蓂莢皆草也宜生於野而生於朝是爲不吉何故謂之瑞一野之物來至或出吉凶異議朱草蓂莢善草故爲吉則是以善惡爲吉凶不以都野爲好醜也周時天下太平越嘗獻雉於周公高宗得之而吉雉亦草

夫宋

野之物何以爲吉如以雉所分有似於士則麐亦仍有似君子公孫術得白鹿占何以凶然則雉之吉凶未可知則夫桑穀之善惡未可驗也桑穀或善物象遠方之士將皆立於高宗之廟故高宗獲吉福享長久也說災異之家以爲天有災異者所以譴告王者信也夫王者有過異見於國不改災見草木不改災見於五穀不改災至身左氏春秋傳曰國之將亡鮮不五稔災見於五穀五穀安得熟不熟將亡之徵災亦有且亡五穀不熟之應天不熟或爲災或爲福禍

書宋

福之實未可知桑穀之言安可審論說之家著於書記者皆云天雨穀者凶書傳曰蒼頡作書天雨穀鬼夜哭此方凶惡之應和者天何用成穀之道從天降而和且猶謂之善況所成之穀從雨下乎極論訂之何以爲凶夫陰陽和則穀稼成不則被災害陰陽和者穀之道也何以謂之凶絲成帛縷成布賜人絲縷猶爲重厚況遺人以成帛與織布乎夫絲縷猶陰陽帛布猶成穀也賜人帛不謂之惡天與之穀何故謂之凶夫雨穀吉凶未可定桑穀之言未可知也使暢

宋板車作輪

草生於周之時天下太平人來獻暢草暢草亦草野之物也與彼桑穀何異如以夷狄獻之則爲吉使暢草生於周家肯謂之善乎夫暢草可以熾釀芬香暢達者將祭灌暢降神設自生於周朝與嘉禾朱草蓂莢之類不殊矣然則桑亦食蠶蠶爲絲絲爲帛帛爲衣衣以入宗廟爲朝服與暢無異何以謂之凶衛獻公太子至靈臺蛇遶左輪御者曰太子下拜吾聞國君之子蛇遶車輪左者速得國太子遂不下反乎舍御人見太子太子曰吾聞爲人子者盡和順於君不

共

行私欲共嚴承令不逆君安今吾得國是君失安也見國之利而忘君安非子道也得國而拜其非君欲廢子道者不孝逆君欲則不忠而欲我行之殆吾欲國之危明也拔劍將死其御止之不能禁遂伏劍而死夫蛇遶左輪審爲太子速得國太子宜不死獻公宜疾薨令獻公不死太子伏劍御者之占俗之虛言也或時蛇爲太子將死之妖御者信俗之占故失吉凶之實夫桑穀之生與蛇遶左輪相似類也蛇至實凶御者以爲吉桑穀實吉祖已以爲凶禹南濟於江

有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乃嘻笑而稱曰我受命於天竭力以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死歸也何足以滑和視龍猶蝘蜓也龍去而亡案古今龍至皆爲吉而禹獨謂黃龍凶者見其負舟舟中之人恐也夫以桑穀比於龍吉凶雖反盖相似野草生於朝尚爲不吉殆有若黃龍負舟之異故爲吉而殷朝不亡晉文公將與楚成王戰於城濮彗星出楚楚操其柄以問咎犯咎犯對曰以彗鬬倒之者勝文公夢與成王搏成王在上盬其腦問咎犯咎犯曰君得天而成王伏其罪戰必大勝文公從之大破楚師嚮令文公問庸臣必曰不勝何則彗星無吉搏在上無凶也夫桑穀之占占爲凶猶晉當彗末搏在下爲不吉也然而吉者殆有若對彗見天之詭故高宗長久殷朝不亡使文公不問咎犯咎犯不明其吉戰以大勝世人將曰文公以至賢之德破楚之無道天雖見妖臥有凶夢猶滅妖消凶以獲福殷無咎犯之異知而有祖已信常之占故桑穀之文傳世不絕轉禍爲福之言到今不實

感虛篇

儒者傳書言堯之時十日並出萬物燋枯堯上射十日九日去一日常出此言虛也夫人之射也不過百步矢力盡矣日之行也行天星度天之去人以萬里數堯上射之安能得日使堯之時天地相近不過百步則堯射日矢能及之過百步不能得也假使堯時天地相近堯射得之猶不能傷日傷日何肯去何則日火也使在地之火附一把炬人從旁射之雖中安能滅之地火不爲見射而滅天火何爲見射而去此欲言堯以精誠射之精誠所加金石爲虧蓋誠無堅則亦無遠矣夫水與火各一性也能射火而滅之則當射水而除之洪水之時氾濫中國爲民大害堯何不推精誠射而除之堯能射日使火不爲害不能射河使水不爲害夫射水不能郤水則知射日之語虛非實也或曰日氣也射雖不及精誠滅之夫天亦遠使其爲氣則與日月同使其爲體則與金石等以堯之精誠滅日虧金石上射日則能穿天乎世稱桀紂之惡射天而毆地譽高宗之德政消桑穀今堯不能

以德滅十日而必射之是德不若高宗惡與桀紂同也安能以精誠獲天之應也傳書言武王伐紂渡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冥人馬不見於是武王左操黃鉞右執白旄瞋目而麾之曰余在天下誰敢害吾意者於是風霽波罷此言虛也武王渡孟津時士衆喜樂前歌後舞天人同應人喜天怒非實宜也前歌後舞未必其實麾風而止之迹近爲虛夫風者氣也論者以爲天地之號令也武王誅紂是乎天當安靜以祐之如誅紂非乎而天風者怒也武王不奉天令求索已過瞋目言曰余在天下誰敢害吾者重天怒增己之惡也風何肯止父母怒子不改過瞋目大言父母肯貰之乎如風天所爲禍氣自然是亦無知不爲瞋目麾之故止夫風猶雨也使武王瞋目以旄麾雨而止之乎武王不能止雨則亦不能止風或時武王適麾之風偶自止世褒武王之德則謂武王能止風矣傳書言魯襄公與韓戰戰酣日暮公援戈而麾之日爲之反三舍此言虛也凡人能以精誠感動天專心一意委務積神精通于天天爲變動然

尚未可謂然襄公志在戰爲日暮一麾安能令日反使聖人麾日日終不反襄公何人而使日反乎鴻範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有風雨夫星與日月同精日月不從星星輒復變明日月行有常度不得從星之好惡也安得從襄公之所欲星之在天也爲日月舍猶地有郵亭爲長吏廨也二十八舍有分度一舍十度或增或減言日反三舍乃三十度也日日行一度一麾之間反三十日時所在度也如謂舍爲度三度亦三日行也一麾之間令日却三日也宋景公推誠出三善言熒惑徙三舍實論者猶謂之虛襄公爭鬬惡日之暮以此一戈麾無誠心善言日爲之反殆非其意哉且日火也聖人麾火終不能郤襄公麾日安能使反哉時戰時日正卯戰迷謂日之暮麾之轉左曲道日若郤世好神怪因謂之反不道所謂也傳書言荆軻爲燕太子謀刺秦王白虹貫日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此言精感天天爲變動也夫言白虹貫日太白蝕昴實也言荆軻之謀衛先生之畫感動皇天故

白虹貫日太白蝕昴者虛也夫以筯撞鍾以筭擊鼓不能鳴者所用撞擊之者小也今人之形不過七尺以七尺形中精神欲有所爲雖積銳意猶筯撞鍾筭擊鼓也安能動天精非不誠所用動者小也且所欲害者人也人不動天反動乎問曰人之害氣能相動乎曰不能預讓欲害趙襄子襄子心動貫高欲篡高祖高祖亦心動二子懷精故兩主振感曰禍變且至身自有怪非適人所能動也何以驗之時或遭狂人於塗以刃加己狂人未必念害己身也然而己身先時已有妖怪矣由此言之妖怪之至禍變自凶之象非欲害己者之所爲也且凶之人卜得惡兆筮得凶卦出門見不吉占危睹禍氣禍氣見於面猶白虹太白見於天也變見於天妖出於人上下適然自相應也傳書言燕太子丹朝於秦不得去從秦王求歸秦王執留之與之誓曰使日再中天雨粟令烏白頭馬生角廚門木象生肉足乃得歸當此之時天地祐之日爲再中天雨粟烏白頭馬生角廚門木象生肉足秦王以爲聖乃歸之此言虛也燕太子丹何人而能

動天聖人之拘不能動天太子丹賢者也何能致此夫天能祐太子生諸瑞以免其身則能和秦王之意以解其難見拘一事而易生瑞五事而難舍一事之易爲五事之難何天之不憚勞也湯困夏臺文王拘羑里孔子厄陳蔡三聖之困天不能祐使拘之者睹祐知聖出而尊厚之或曰拘三聖者不與三誓三聖心不願故祐聖之瑞無因而至天之祐人猶借人以物器矣人不求索則弗與也曰太子願天下瑞之時豈有語言乎心願而已然湯閉於夏臺文王拘於羑

里時心亦願出孔子厄陳蔡心願食天何不令夏臺羑里關鑰毀敗湯文涉出雨粟陳蔡孔子食飽乎太史公曰世稱太子丹之令天雨粟馬生角大抵皆虛言也太史公書漢世實事之人而云虛言近非實也

傳書言杞梁氏之妻嚮城而哭城爲之崩此言杞梁從軍不還其妻痛之嚮城而哭至誠悲痛精氣動城故城爲之崩也夫言嚮城而哭者實也城爲之崩者虛也夫人哭悲莫過雍門子雍門子哭對孟嘗君孟嘗君爲之於邑蓋哭之精誠故對嚮之者悽愴感慟

曾

也夫雍門子能動孟嘗之心不能感孟嘗衣者衣不知惻怛不以人心相關通也今城土也土猶衣也無心腹之藏安能爲悲哭感慟而崩使至誠之聲能動城土則其對林木哭能折草破木乎嚮水火而泣能涌水滅火乎夫草木水火與土無異然杞梁之妻不能崩城明矣或時城適自崩杞梁妻適哭下世好虛不原其實故崩城之名至今不滅

傳書言鄒衍無罪見拘於燕當夏五月仰天而歎天爲隕霜此與杞梁之妻哭而崩城無以異也言其無罪見拘當夏仰天而歎實也言天爲之雨霜虛也夫萬人舉口並解吁嗟猶未能感天鄒衍一人寃而壹歎安能下霜鄒衍之寃不過曾子伯奇曾子見疑而吟伯奇被逐而歌疑與拘同吟歌與歎等曾子伯奇不能致寒鄒衍何人獨能雨霜被逐之寃尚未足言申生伏劒子胥刎頸實孝而賜死誠忠而被誅且臨死時皆有聲辭聲辭出口與仰天歎無異天不爲二子感動獨爲鄒衍動豈天痛見拘不悲流血哉伯奇寃痛相似而感動不同也夫熯一炬火爨一鑊水終日不能熱也倚一

尺冰置庖廚中終夜不能寒也何則微小之感不能動大巨也今鄒衍之歎不過如一炬尺冰而皇天巨大不徒鑊水庖廚之醜類也一仰天歎天爲隕霜何天之易感霜之易降也夫哀與樂同喜與怒均衍與怨痛使天下霜使衍蒙非望之賞仰天而笑能以冬時使天熱乎變復之家曰人君秋賞則溫夏罰則寒寒不累時則霜不降溫不兼日則冰不釋一夫冤而一歎天輒下霜何氣之易變時之易轉也寒溫自有時不合變復之家且從變復之說或時燕王好用刑寒氣應至而衍囚拘而歎歎時霜適自下世見適歎而霜下則謂鄒衍歎之致也傳書言師曠奏白雪之曲而神物下降風雨暴至平公因之癃病晉國赤地或言師曠清角之曲一奏之有雲從西北起再奏之大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墮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乎廊室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癃病夫白雪與清角或同曲而異名其禍敗同一實也傳書之家載以爲是世俗觀見信以爲然原省其實殆虛言也夫清角何音之聲而致此清角木音也故致

風而如木爲風雨與風俱三尺之木數絃之聲感動天地何其神也此復一哭崩城一歎下霜之類也師曠能鼓清角必有所受非能質性生出之也其初受學之時宿昔習弄非直一再奏也審如傳書之言師曠學清角時風雨當至也傳書言瓠芭鼓瑟淵魚出聽師曠鼓琴六馬仰秣或言師曠鼓清角一奏之有玄鶴二八自南方來集於廊門之危再奏之而列三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之聲聲吁于天平公大悅坐者皆喜尚書曰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此雖奇怪然尚可信何則鳥獸好悲聲耳與人耳同也禽獸見人欲食亦欲食之聞人之樂何爲不樂然而魚聽仰秣玄鶴延頸百獸率舞蓋且其實風雨之至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癃病殆虛言也或時奏清角時天偶風雨風雨之後晉國適旱平公好樂喜笑過度偶發癃病傳書之家信以爲然世人觀見遂以爲實實者樂聲不能致此何以驗之風雨暴至是陰陽亂也樂能亂陰陽則亦能調陰陽也王者何須修身正行擴施善政使鼓調陰陽之曲和氣自至太平

祇宋

自立矣傳書言湯遭七年旱以身禱於桑林自責以六過天乃雨或言五年禱辭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天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於是剪其髮麗其手自以爲牲用祈福於上帝上帝甚說時雨乃至言湯以身禱於桑林自責若言剪髮麗手自以爲牲用祈福於帝者實也言雨至爲湯自責以身禱之故殆虛言也孔子疾病子路請禱孔子曰有諸子路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孔子曰丘之禱久矣聖人修身正行素禱之日久天地鬼神知其無罪故曰禱久矣易曰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敘與鬼神合其吉凶此言聖人與天地鬼神同德行也即須禱以得福是不同也湯與孔子俱聖人也皆素禱之日久孔子不使子路禱以治病湯何能以禱得雨孔子素禱身猶疾病湯亦素禱歲猶大旱然則天地之有水旱猶人之有疾病也疾病不可以自責除水旱不可以禱謝去明矣湯之致旱以過乎是不與天地同德也今不以過致旱乎自責禱謝亦無益也人形長七

尺形中有五常有癉（一作瘴）熱之病深自剋責猶不能愈況以廣大之天自有水旱之變湯用七尺之形形中之誠自責禱謝安能得雨邪人在層臺之上人從層臺下叩頭求請臺上之物臺上之人聞其言則憐而與之如不聞其言雖至誠區區終無得也夫天去人非徒層臺之高也湯雖自責天安能聞知而與之雨乎夫旱火變也湛水異也堯遭洪水可謂湛矣堯不自責以身禱祈必舜禹治之知水變必須治也除湛不以禱祈除旱亦宜如之由此言之湯之禱祈不能得雨或時旱久時當自雨湯以旱久亦適自責世人見雨之下隨湯自責而至則謂湯以禱祈得雨矣傳書言倉頡作書天雨粟鬼夜哭此言文章興而亂漸見故其妖變致天雨粟鬼夜哭也夫言天雨粟鬼夜哭實也言其應倉頡作書虛也夫河出圖洛出書聖帝明王之瑞應也圖書文章與倉頡所作字畫何以異天地爲圖書倉頡作文字業與天地同指與鬼神合何非何惡而致雨粟神哭之怪使天地鬼神惡人有書則其出圖書非也天不惡人有書作書何非

而致此怪或時倉頡適作書天適雨粟鬼偶夜哭而雨粟鬼神哭自有所爲世見應書而至則謂作書生亂敗之象應事而動也天雨穀論者謂之從天而下變而生如以雲雨論之雨穀之變不足怪也何以驗之夫雲雨出於丘山降散則爲雨矣人見其從上而墜則謂之天雨水也夏日則雨水冬日天寒則雨凝而爲雪皆由雲氣發於丘山不從天上降集於地明矣夫穀之雨猶復雲布之亦從地起因與疾風俱飄參於天集於地人見其從天落也則謂之天雨穀建

熟
宋

武三十一年中陳留雨穀穀下蔽地案視穀形若茨而黑有似於稗實也此或時夷狄之地生出此穀夷狄不粒食此穀生於草野之中成熱垂委於地遭疾風暴起吹揚與之俱飛風衰穀集墜於中國中國見之謂之雨穀何以效之野火燔山澤山澤之中草木皆燒其葉爲灰疾風暴起吹揚之參天而飛風衰葉下集於道路夫天雨穀者草木葉燒飛而集之類也而世以爲雨穀作傳書者以變怪天主施氣地主產物有葉實可啄食者皆地所生非天所爲也今穀非

氣所生須土以成雖云怪變怪變因類生地之物更從天集生天之物可從地出乎地之有萬物猶天之有列星也星不更生於地穀何獨生於天乎傳書又言伯益作井龍登玄雲神棲崑崙言龍井有害故龍神爲變也夫言龍登玄雲實也言神棲崑崙又言爲作井之故龍登神去虛也夫作井而飲耕田而食同一實也伯益作井致有變動始爲耕耘者何故無變神農之橈木爲耒教民耕耨民始食穀穀始播種耕土以爲田鑿地以爲井井出水以救渴田出穀以拯饑天地鬼神所欲爲也龍何故登玄雲神何故棲崑崙夫龍之登玄雲古今有之非始益作井而乃登也方今盛夏雷雨時至龍多登雲雲（一有風與字）龍相應龍乘雲雨而行物類相致非有爲也堯時五十之民擊壤於塗觀者曰大哉堯之德也擊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堯何等力堯時已有井矣唐虞之時豢龍御龍龍常在朝夏末政衰龍乃隱伏非益鑿井龍登雲也所謂神者何神也百神皆是百神何故惡人爲井使神與人同則亦宜有飲

術
宋

之欲有飲之欲憎井而去非其實也夫益殆不鑿井龍不爲鑿井登雲神不棲於崑崙傳書意妄造生之也傳書言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晉君憂之晉伯宗以輦者之言令景公素縞而哭之河水爲之流通此虛言也夫山崩壅河猶人之有癰腫血脉不通也治癰腫者可復以素服哭泣之聲治乎堯之時洪水滔天懷山襄陵帝堯吁嗟傳求賢者水變甚於河壅堯憂深於景公不聞以素縞哭泣之聲能厭勝之堯無賢人若輦者之時乎將洪水變大不可以聲服除也如素縞而哭悔過自責也堯禹之治水以力役不自責梁山堯時山也所壅之河堯時河也山崩河壅天雨水踊二者之變無以殊也堯禹治洪水以力役輦者治壅河用自責變同而治異人鈞而應殊殆非賢聖變復之實也凡變復之道所以能相感動者以物類也有寒則復之以溫溫復解之以寒故以龍致雨以刑逐暑皆緣五行之氣用相感勝之山崩壅河素縞哭之於道何意乎此或時河壅之時山初崩土積聚水未盛三日之後水盛土散稍壞沮矣壞沮水流

竟注東去遭伯宗得輦者之言因素縞而哭哭之因流流時謂之河變起此而復其實非也何以驗之使山恒自崩乎素縞哭無益也使其天變應之宜改政治素縞而哭何政所改而天變復乎傳書言曾子之孝與母同氣曾子出薪於野有客至而欲去曾母曰願留參方到即以右手搤其左臂曾子左臂立痛即馳至問母臂何故痛母曰今者客來欲去吾搤臂以呼汝耳蓋以至孝與父母同氣體有疾病精神輒感曰此虛也夫孝悌之至通於神明乃謂德化至天地

大宗

俗人緣此而說言孝悌之至精氣相動如曾母臂痛曾子臂亦輒痛曾母病乎曾子亦病曾母死曾子輒死乎攷事曾母先死曾子不死矣此精氣能小相動不能大相感也世稱申喜夜聞其母歌心動開關問歌者爲誰果其母蓋聞母聲聲音相感心悲意動開關而問蓋其實也今曾母在家曾子在野不聞號呼之聲母小搤臂安能動子疑世人頌成聞曾子之孝天下少雙則爲空生母搤臂之說也世稱南陽卓公爲緱氏令蝗不入界蓋以賢明至誠災蟲不入其縣

也此又虚也夫賢明至誠之化通於同類能相知心然後慕服蝗蟲閩虻之類也何知何見而能知卓公之化使賢者處深野之中閩虻能不入其舍乎閩虻不能避賢者之舍蝗蟲何能不入卓公之縣如謂蝗蟲變與閩虻異夫寒温亦災變也使一郡皆寒賢者長一縣一縣之界能獨温乎夫寒温不能避賢者之縣蝗蟲何能不入卓公之界夫如是蝗蟲適不入界卓公賢名稱（一有偶字）於世世則謂之能却蝗蟲矣何以驗之夫蝗之集於野非能普博盡蔽地也往往積聚多少有處非所積之地則盜跖所居所少之野則伯夷所處也集過有多少不能盡蔽覆也夫集地有多少則其過縣有留去矣多少不可以驗善惡有無安可以明賢不肖也蓋時蝗自過不謂賢人界不入明矣

第 宋

論衡卷五終

○第宗

論衡卷六

福虛篇

世論行善者福至爲惡者禍來福禍之應皆天也人爲之天應之陽恩人君賞其行陰惠天地報其德無貴賤賢愚莫謂不然徒見行事有其文傳又見善人時遇福故遂信之謂之實然斯言或時賢聖欲勸人爲善著必然之語以明德報或福時適遇者以爲然如實論之安得福祐乎楚惠王食寒葅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問王安得此疾也王曰

宰宋

我食寒葅而得蛭念譴之而不行其罪乎是廢法而威不立也非所以使國人聞之也譴而行誅乎則庖厨監食者法皆當死心又不忍也吾恐左右見之也因遂吞之令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天道無親唯德是輔王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爲傷是夕也惠王之後而蛭出及久患心腹之積皆愈故天之親德也可謂不察乎曰此虚言也案惠王之吞蛭不肖之主也有不肖之行天不祐也何則惠王不忍譴蛭恐庖厨監食法皆誅也一國之君專擅賞罰而赦人君所爲也惠王通譴葅中何故有蛭庖厨監食皆當伏法然能終不以飲食行誅於人赦而不罪惠莫大焉庖厨罪覺而不誅自新而改後惠王赦細而活微身安不病今則不然彊食害己之物使監食之臣不聞其過失御下之威無禦非之心不肖一也使庖厨監食失甘苦之和若塵土落於葅中大如蟣虱非意所能覽非目所能見原心定罪不明其過可謂惠矣今蛭廣有分數長有寸度在寒葅中眇目之人猶將見之臣不畏敬擇濯不謹罪過至重惠王不譴不肖二

也葅中不當有蛭不食投地如恐左右之見懷屏隱匿之處足以使蛭不見何必食之如不可食之物誤在葅中可復隱匿而彊食之不肖三也有不肖之行而天祐之是天報祐不肖人也不忍譴蛭世謂之賢賢者操行多若吞蛭之類吞蛭天除其病是則賢者常無病也賢者德薄未足以言聖人純道操行少非爲推不忍之行以容人之過必衆多矣然而武王不豫孔子疾病天之祐人何不實也或時惠王吞蛭蛭偶自出食生物者無有不死腹中熱也初吞蛭時未

宋本未作身

死而腹中熱蛭動作故腹中痛須臾蛭死腹中痛亦止蛭之性食血惠王心腹之積殆積血也故食血之蟲死而積血之病愈猶狸之性食鼠人有鼠病吞狸自愈物類相勝方藥相使也食蛭蟲而病愈安得怪乎食生物無不死死無不出之後蛭出安得祐乎令尹見惠王有不忍之德知蛭入腹中必當死出臣曰再拜賀病不爲傷著已知來之德以喜惠王之心是與子韋之言星徙太卜之言地動無以異也宋人有好善行者三世不解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

孔子曰此吉祥也以享鬼神即以犢祭一年其父無故而盲牛又生白犢其父又使其子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以享鬼神復以犢祭一年其子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當此之時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此獨以父子俱盲之故得毋乘城軍罷圍解父子俱視此修善積行神報之效也曰此虛言也夫宋人父子修善如此神報之何必使之先盲後視哉不盲常視不能護乎此神不能護不盲之人則亦不能以盲護人矣使宋楚之君合戰頓兵流血僵尸戰夫禽獲死亡不還以盲之故得脫不行可謂神報之矣今宋楚相攻兩軍未合華元子反結言而退二軍之衆並全而歸兵矢之刃無頓用者雖有乘城之役無死亡之患爲善人報者爲乘城之間乎使時不盲亦猶不死盲與不盲俱得脫免神使之盲何益於善當宋國乏糧之時也盲人之家豈獨富哉俱與乘城之家易子析骸反以窮厄獨盲無見則神報祐人失善惡之實也宋人父子前偶自以風寒發盲圍解之後盲偶自愈世見父子修善又用二白犢祭宋楚相攻獨

不乘城圍解之後父子皆視則謂修善之報獲鬼神之祐矣楚相孫叔敖爲兒之時見兩頭虵殺而埋之歸對其母泣母問其故對曰我聞見兩頭虵死向者出見兩頭虵恐去母死是以泣也其母曰今虵何在對曰我恐後人見之即殺而埋之其母曰吾聞有陰德者天必報之汝必不死天必報汝叔敖竟不死遂爲楚相埋一虵獲二祐天報善明矣曰此虛言矣夫見兩頭虵輒死者俗言也有陰德天報之福者俗議也叔敖信俗言而埋虵其母信俗議而必報是謂死

讓宋

生無命在一虵之死齊孟嘗君田文以五月五日生其父田嬰讓其母曰何故舉之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何也嬰曰五月子長與戶同殺其父母曰人命在天乎在戶乎如在天君何憂也如在戶則宜高其戶耳誰而及之者後文長與一戶同而嬰不死是則五月舉子之忌無效驗也夫惡見兩頭虵猶五月舉子也五月舉子其父不死則知見兩頭虵者無殃禍也由此言之見兩頭虵自不死非埋之故也埋一虵獲二福如埋十虵得幾祐乎埋虵惡人復見叔敖賢也

賢者之行豈徒埋蛇一事哉前埋蛇之時多所行矣禀天善性動有賢行賢行之人宜見吉物無爲乃見殺人之蛇豈叔敖未見蛇之時有惡天欲殺之見其埋蛇除其過天活之哉石生而堅蘭生而香如謂叔敖之賢在埋蛇之時非生而禀之也儒家之徒董無心墨家之役纏子相見講道纏子稱墨家佑鬼神是引秦穆公有明德上帝賜之九十年纏子難以堯舜不賜年桀紂不夭死堯舜桀紂猶爲尚遠且近難以秦穆公晉文公夫謚者行之迹也迹生時行以爲死

宋本無晉字

謚穆者誤亂之名文者德惠之表有誤亂之行天賜之年有德惠之操天奪其命乎案穆公之霸不過晉文晉文之謚美於穆公天不加晉文以命獨賜穆公以年是天報誤亂與穆公同也天下善人寡惡人衆善人順道惡人違天然夫惡人之命不短善人之年不長天不命善人常享一百載之壽惡人爲殤子惡死何哉

禍虛篇

世謂受福祐者既以爲行善所之文謂被禍害者爲

宋本無作未

惡所得以爲有沈惡伏過天地罰之鬼神報之天地所罰小大猶發鬼神所報遠近猶至傳曰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哭子夏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汝何無罪也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無有異聞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汝何無罪歟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以久矣夫子夏喪其明曾子責以罪子夏投杖拜曾子之言蓋以天實罰過故目失其明已實有之故拜受其過始聞暫見皆以爲然熟考論之虛妄言也夫失明猶失聽也失明則盲失聽則聾病聾不謂之有過失明謂之有罪惑也蓋耳目之病猶心腹之有病也耳目失明聽謂之有罪心腹有病可謂有過乎伯牛有疾孔子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原孔子言謂伯牛不幸故傷之也如伯牛以過致疾天報以惡與子夏同孔子宜陳其過若曾子謂子夏之狀今乃言命命非過也且天之罰人猶人君罪下也所

宋本下菹醢二字脫

罰服罪人君赦之子夏服過拜以自悔天德至明宜愈其盲如非天罪子夏失明亦無三罪且喪明之病孰與被厲之病喪明有三罪被厲有十過乎顏淵早夭子路菹醢早死菹醢極禍也以喪明言之顏淵子路有百罪也由此言之曾子之言謬矣然子夏之喪明喪其子也子者人情所通親者人所力報也喪親民無聞喪子失其明此恩損於親而愛增於子也增則哭泣無數數哭中風目失明矣曾子因俗之議以著子夏三罪子夏亦緣俗議因以失明故拜受其過曾子子夏未離於俗故孔子門叙行未在上第也

宋本而竟作入境

秦襄王賜白起劒白起伏劒將自刎曰我有何罪於天乎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我詐而盡坑之是足以死遂自殺白起知己前罪服更後罰也夫白起知己所以罪不知趙卒所以坑如天審罰有過之人趙降卒何辜於天如用兵妄傷殺則四十萬衆必有不亡不亡之人何故以其善行無罪而竟坑之卒不得以善蒙天之祐白起何故獨以其罪伏天之誅由此言之白起之言過矣秦二世使使

者詔殺蒙恬蒙恬喟然嘆曰我何過於天無罪而死良久徐曰恬罪故當死矣夫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塹萬里此其中不能毋絕地脈此乃恬之罪也即吞藥自殺太史公非之曰夫秦初滅諸侯天下心未定夷傷未瘳而恬爲名將不以此時彊諫救百姓之急養老矜孤修衆庶之和阿意興功此其子弟過誅不亦宜乎何與乃罪地脈也夫蒙恬之言既非而太史公非之亦未是何則蒙恬絕脈罪至當死地養萬物何過於人而蒙恬絕其脈知己有絕地脈之罪不知地

列
宋本

脈所以絕之過自非如此與不自非何以異太史公爲非恬之爲名將不能以彊諫故致此禍夫當諫不諫故致受死亡之戮身任李陵坐下蠶室如太史公之言所任非其人故殘身之戮天命而至也非蒙恬以不彊諫故致此禍則己下蠶室有非者矣己無非則其非蒙恬非也作伯夷之傳則善惡之行云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卒夭死天之報施善人如何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獨

遭何哉若此言之顏淵不當早夭盜跖不當全活也不怪顏淵不當夭而獨謂蒙恬當死過矣漢將李廣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然以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爲侯後人然終無尺土之功以得見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恨者乎廣曰吾爲隴西太守羌常反吾誘而降之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恨之獨此矣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李廣然之聞者信之夫不侯猶不王者也不侯何恨不王何負乎孔子不王論者不謂之有負李廣不侯王朔謂之有恨然則王朔之言失論之實矣論者以爲人之封侯自有天命天命之符見於骨體大將軍衛青在建章宮時鉗徒相之曰貴至封侯後竟以功封萬戶侯衛青未有功而鉗徒見其當封之證由此言之封侯有命非人操行所能得也鉗徒之言實而有效王朔之言虛而無驗也多橫恣而不罹禍順道而違福王朔之說白起自非蒙恬自咎之類也倉

卒之世以財利相劫殺者衆同車共船千里爲商至濶迥之地殺其人而并取其財尸捐不收骨暴不瘞在水爲魚鼈之食在土爲螻蟻之糧惰窳之人不力農勉商以積穀貨遭歲饑饉腹餓不飽椎人若畜割而食之無君子小人並爲魚肉人所不能知吏所不能覺千人以上萬人以下計一聚之中生者百一死者十九可謂無道至痛甚矣皆得陽達富厚安樂天不責其無仁義之心道相并殺非其無力作而倉卒以人爲食加以渥禍使之夭命章其陰罪明示世人

過
宋

使知不可爲非之驗何哉王朔之言未必審然傳書李斯妬同才幽殺韓非於秦後被車裂之罪商鞅欺舊交擒魏公子卬後受誅死之禍彼欲言其賊賢欺交故受患禍之報也夫韓非何故而爲李斯所幽公子卬何罪而爲商鞅所擒車裂誅死賊賢欺交幽死見擒何以致之如韓非公子卬有惡天使李斯商鞅報之則李斯商鞅爲天奉誅宜蒙其賞不當受其禍如韓非公子卬無惡非天所罰李斯商鞅不得幽擒論者說曰韓非公子卬有陰惡伏罪人不聞見天獨

宋本立作不

知之故受戮殃夫諸有罪之人非賊賢則逆道如賊賢則被所賊者何負如逆道則被所逆之道何非凡人窮達禍福之至大之則命小之則時太公窮賤遭周文而得封甯戚隱阨逢齊桓而見官非窮賤隱阨有非而得封見官有是也窮達有時遭遇有命也太公甯戚賢者也尚可謂有非聖人純道者也虞舜為父弟所害幾死再三有遇唐堯堯禪舜立為帝嘗見害未有非立為帝未有是前時未到後則命時至也案古人君臣困窮後得達通未必初有惡天禍其前

卒有善神祐其後也一身之行一行之操結髮終死前後無異然一成一敗一進一退一窮一通一全一壞遭遇適然命時當也

龍虛篇

盛夏之時雷電擊折破樹木發壞室屋俗謂天取龍謂龍藏於樹木之中匿於屋室之間也雷電擊折樹木發壞屋室則龍見於外龍見雷取以升天世無愚智賢不肖皆謂之然如考實之虛妄言也夫天之取龍何意邪如以龍神為天使猶賢臣為君使也反報

入

有時無爲取也如以龍遁逃不還非神之行天亦無用爲也如龍之性當在天在天上者固當生子無爲復在地如龍有升降降龍生子於地子長大天取之則世名雷電爲天怒取龍之子無爲怒也且龍之所居常在水澤之中不在木中屋間何以知之叔向之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傳曰山致其高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蛟龍生焉傳又言禹渡於江黃龍負船荊次非渡淮兩龍繞舟東海之上有菑丘訢（菑或作魯）勇而有力出過神淵使御者飲馬馬飲因沒訢怒拔劍入淵追馬見兩蛟方食其馬手劍擊殺兩蛟由是言之蛟與龍常在淵水之中不在木中屋間明矣在淵水之中則魚鼈之類魚鼈之類何爲上天天之取龍何用爲哉如以天神乘龍而行神恍惚無形出入無間無爲乘龍也如仙人騎龍天爲仙者取龍則仙人含天精氣形輕飛騰若鴻鵠之狀無爲騎龍也世稱黃帝騎龍升天此言葢虛猶今謂天取龍也且世謂龍升天者必謂神龍不神不升天升天神之效也天地之性人爲貴則龍賤矣貴者不神賤者反神乎如龍

之性有神與不神神者升天不神者不能龜虵亦有神與不神神龜神虵復升天乎且龍稟何氣而獨神天有倉龍白虎朱鳥玄武之象也地亦有龍虎鳥龜之物四星之精降生四獸虎鳥與龜不神龍何故獨神也人爲倮蟲之長龍爲鱗蟲之長俱爲物長謂龍升天人復升天乎龍與人同獨謂能升天者謂龍神也世或謂聖人神而先知猶謂神龍能升天也因謂聖人先知之明論龍之才謂龍升天故其宜也天地之間恍惚無形寒暑風雨之氣乃爲神今龍有形有

宋本餘作一

形則行行則食食則物之性也天地之性有形體之類能行食之物不得爲神何以言之龍有體也傳言鱗蟲三百龍爲之長龍爲鱗蟲之長安得無體何以言之孔子曰龍食於清游於清龜食於清游於濁魚食於濁游於清丘上不及龍下不爲魚中止其龜與山海經言四海之外有乘龍虵之人世俗畫龍之象馬首虵尾由此言之馬虵之類也愼子曰蜚龍乘雲騰虵游霧雲罷雨霽與螾蟻同矣韓子曰龍之爲蟲也鳴可狎而騎也然喉下有逆鱗尺餘人或嬰之必

殺人矣比之爲螾蟻又言蟲可狎而騎虵馬之類明矣傳曰紂作象箸而箕子泣泣之者痛其極也夫有象箸必有玉杯玉杯所盈象箸所挾則必龍肝豹胎夫龍肝可食其龍難得難得則愁下愁下則禍生故從而痛之如龍神其身不可得殺其肝何可得食禽獸肝胎非一稱龍肝豹胎者人得食而知其味美也春秋之時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之蟲莫智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智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智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

宋本於作于

衰宋

獻子曰是二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飂叔宋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嗜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舜而錫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鬷川鬷夷氏是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於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襄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龍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享之既而使求懼而

不得遷于魯縣范氏其後也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泯棄之物乃低伏鬱湮不育由此言之龍可畜又可食也可食之物不能神矣世無其官又無董父后劉之人故潛藏伏匿出見希疏出又乘雲與人殊路人謂之神如存其官而有其人則龍牛之類也何神之有以山海經言之以愼子韓子證之以俗世之畫驗之以箕子之泣訂之以蔡墨之對論之知龍不能神不能升天天

宋本水作木下二水同

不以雷電取龍明矣世俗言龍神而升天者妄矣世俗之言亦有緣也短書言龍無尺水無以升天又曰升天又言尺水謂龍從水中升天也彼短書之家世俗之人也見雷電發時龍隨而起當雷電樹木擊之時龍適與雷電俱在樹木之側雷電去龍隨而上故謂從樹木之中升天也實者雷龍同類感氣相致故易曰雲從龍風從虎又言虎嘯谷風至龍興景雲起龍與雲相招虎與風相致故董仲舒雩祭之法設土龍以爲感也夫盛夏太陽用事雲雨干之太陽火也

雲雨水也火激薄則鳴而爲雷龍聞雷聲則起起而雲至雲至而龍乘之雲雨感龍龍亦起雲而升天天極雷高雲消復降人見其乘雲則謂升天見天爲雷電則爲天取龍世儒讀易文見傳言皆知龍者雲之類拘俗人之議不能通其説又見短書爲證故遂謂天取龍天不取龍龍不升天當菑丘訢之殺兩蛟也手把其尾拽而出之至淵之外雷電擊之蛟則龍之類也蛟龍見而雲雨至雲雨至則雷電擊如以天實取龍龍爲天用何以死蛟爲取之且魚在水中亦隨

間 宋

宋本風作氣

雲雨蜚而乘雲雨非升天也龍魚之類也其乘雷電猶魚之飛也魚隨雲雨不謂之神龍乘雷電獨謂之神世俗之言失其實也物在世間各有所乘水虵乘霧龍乘雲鳥乘風見龍乘雲獨謂之神失龍之實誣龍之能也然則龍之所以爲神者以能屈伸其體存亡其形屈伸其體存亡其形未足以爲神也豫讓吞炭漆身爲厲人不識其形子貢滅鬚爲婦人人不知其狀龍變體自匿人亦不能覺變化藏匿者巧也物性亦有自然狌狌知往乾鵲知來鸚鵡能言三怪比

龍性變化也如以巧爲神豫讓子貢神也孔子曰游者可爲網飛者可爲矰至於龍也吾不知其乘風雲上升今日見老子其猶龍乎夫龍乘雲而上雲消而下物類可察上下可知而云孔子不知以孔子之聖尚不知龍況俗人智淺好奇之性無實可之心謂之龍神而升天不足怪也

雷虛篇

盛夏之時雷電迅疾擊折樹木壞敗室屋時犯殺人世俗以爲擊折樹木壞敗室屋者天取龍其犯殺人也謂之陰過飲食人以不潔淨天怒擊而殺之隆隆之聲天怒之音若人之呴吁矣世無愚智莫謂不然推人道以論之虛妄之言也夫雷之發動一氣一聲也折木壞屋亦犯殺人犯殺人時亦折木壞屋獨謂折木壞屋者天取龍犯殺人罰陰過與取龍吉凶不同並時共聲非道也論者以爲隆隆者天怒呴吁之聲也此便於罰過不宜於取龍罰過天怒可也取龍龍何過而怒之如龍神天取之不宜怒如龍有過與人同罪龍殺而已何爲取也殺人怒可也取龍龍何

宋本何作天

衰

過而怒之殺人不取殺龍取之人龍之罪何別而其殺之何異然則取龍之說既不可聽罰過之言復不可從何以效之案雷之聲迅疾之時人仆死於地隆隆之聲臨人首上故得殺人審隆隆者天怒乎怒用口之怒氣殺人也口之怒氣安能殺人人爲雷所殺詢其身體若燔灼之狀也如天用口怒口怒生火乎且口着乎體口之動與體俱當擊折之時聲着于地其衰也聲着于天夫如是聲着地之時口至地體亦宜然當雷迅疾之時仰視天不見天之下不見天之

下則夫隆隆之聲者非天怒也天之怒與人無異人怒身近人則聲疾遠人則聲微今天聲近其體遠非怒之實也且雷聲迅疾之時聲東西或南北如天怒體動口東西南北仰視天亦宜東西南北或曰天已東西南北矣雲雨冥晦人不能見耳夫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共雷易曰震驚百里雷電之地雷雨晦冥百里之外無雨之處宜見天之東西南北也口着於天天宜隨口口一移普天皆移非獨雷雨之地天隨口動也且所謂怒者誰也天神邪蒼蒼之天也如謂天

宋本即作非

○天宋

神神怒無聲如謂蒼蒼之天天者體不怒怒用口且天地相與夫婦也其即民父母也子有過父怒笞之致死而母不哭乎今天怒殺人地宜哭之獨聞天之怒不聞地之哭如地不能哭則天亦不能怒且有怒則有喜人有陰過亦有陰善有陰過天怒殺之如有陰善天亦宜以善賞之隆隆之聲謂天之怒如天之喜亦哂然而笑人有喜怒故謂天喜怒推人以知天知天本於人如人不怒則亦無緣謂天怒也緣人以知天宜盡人之性人性怒則呴吁喜則歌笑比聞天

字宋

宋本如作加

之怒希聞天之喜比見天之罰希見天之賞豈天怒不喜貪於罰希於賞哉何怒罰有效喜賞無驗也且雷之擊也折木壞屋時犯殺人以爲天怒時或徒雷無所折敗亦不殺人天空怒乎人君不空喜怒喜怒必有賞罰無所罰而空怒是天妄也妄則失威非天行也政事之家以寒溫之氣爲喜怒之候（一有人君候字）喜即天溫怒則天寒雷電之日天必寒也高祖之先劉媼曾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此時雷電晦冥天方施氣宜喜之時也何怒而雷如用擊折者爲怒不擊

宋本惠作悳

淨　宋

折者爲害則夫隆隆之聲不宜同音人怒喜異聲天怒喜同音與人乖異則人何緣謂之天怒且飲食人以不潔淨小過也以至尊之身親罰小過非尊者之宜也尊不親罰過故王不親誅罪天尊於王親罰小過是天德劣於王也且天之用心猶人之用意人君罪惡初聞之時怒以非之及其誅之哀以憐之故論語曰如得其情則哀憐而勿喜紂至惡也武王將誅哀而憐之故尚書曰予惟率夷憐爾人君誅惡憐而殺之天之罰過怒而擊之是天少恩而人多惠也說雨者以爲天施氣人施氣氣渥爲雨故雨潤萬物名曰澍人不喜不施恩天不說不降雨謂雷天怒雨者天喜也雷起常與雨俱如論之言天怒且喜也人君賞罰不同日天之怒喜不殊時天人相違賞罰乖也且怒喜具形亂也惡人爲亂怒罰其過罰之以亂非天行也冬雷人謂之陽氣洩春雷謂之陽氣發夏雷不謂陽氣盛謂之天怒竟虛言也人在天地之間物也物亦物也物之飲食天不能知人之飲食天獨知之萬物於天皆子也父母於子恩德一也豈爲貴賢

宋本具作其
形作刑

滂宋

淨宋

宋本食作得

宋本失作反

加意賤愚不察乎何其察人之明省物之闇也犬豕食人腐臭食之天不殺也如以人貴而獨禁之則鼠洿人飲食人不知誤而食之天不殺也如天能原鼠則亦能原人人誤以不潔淨飲食人人不知而食之耳豈故舉腐臭以予之哉如故予之人亦不肯食呂后斷戚夫人手去其眼置於厠中以爲人豕呼人示之人皆傷心惠帝見之病臥不起呂后故爲天不罰也人誤不知天輒殺之不能原誤失而責故天治悖也夫人食不淨之物口不知有其洿也如食已知之

地宋

名曰腸洿戚夫人入厠身體辱之與洿何以別腸之與體何以異爲腸不爲體傷洿不病辱非天意也且人聞人食不清之物心平如故觀戚夫人者莫不傷心人傷天意悲矣夫悲戚夫人則怨呂后案呂后之崩未必遇雷也道士劉春熒惑楚王英使食不清春死未必遇雷也建初四年夏六月雷擊殺會稽鄞專日食羊五頭皆死夫羊何陰過而雷殺之舟人洿溪上流人飲下流舟人不雷死天神之處天猶王者之居也王者居重關之內則天之神宜在隱匿之中王

者居宮室之內則天亦有太微紫宮軒轅文昌之坐王者與人相遠不知人之陰惡天神在四宮之內何能見人闇過王者聞人過以人知天知人惡亦宜因鬼使天問過於鬼神則其誅之宜使鬼神如使鬼神則天怒鬼神也非天也且王斷刑以秋天之殺用夏此王者用刑違天時奉天而行其誅殺也宜法象上天天殺用夏王誅以秋天人相違非奉天之義也或論曰飲食不潔淨天之大惡也殺大惡不須時王者大惡誅反大逆無道也天之大惡飲食人不潔清天

宋本專作曾

之所惡小大不均等也如小大同王者宜法天制飲食人不潔清之法爲死刑也聖王有天下制刑不備此法聖王闕略有遺失也或論曰鬼神治陰王者治陽陰過闇昧人不能覺故使鬼神主之曰陰過非一也何不盡殺案一過非治陰之義也天怒不旋日人怨不旋踵人有陰過或時有用冬未必專用夏也以冬過誤不輙擊殺遠至於夏非不旋日之意也圖畫之工圖雷之狀纍纍如連鼓之形又圖一人若力士之容謂之雷公使之左手引連鼓右手推椎若擊之

筍 宋

狀其意以爲雷聲隆隆者連鼓相扣擊之意也其魄然若敝裂者椎所擊之聲也其殺人也引連鼓相椎并擊之矣世又信之莫謂不然如復原之虛妄之象也夫雷非聲則氣也聲與氣安可推引而爲連鼓之形乎如審可推引則是物也相扣而音鳴者非鼓即鐘也夫隆隆之聲鼓與鐘邪如審是也鐘鼓而不空懸須有簨簴然後能安然後能鳴今鐘鼓無所懸着雷公之足無所蹈履安得而爲雷或曰如此固爲神如必有所懸着足有所履然後而爲雷是與人等也

宋本圖作體 形
作服

何以爲神曰神者恍惚無形出入無門上下無根故謂之神今雷公有形雷聲有器安得爲神如無形不得爲之圖象如有形不得謂之神謂之神龍升天實事者謂之不然以人時或見龍之形也以其形見故圖畫升龍之形也以其可畫故有不神之實難曰人亦見鬼之形鬼復神乎曰人時見鬼有見雷公者乎鬼名曰神其行蹈地與人相似雷公頭不懸於天足不蹈於地安能爲雷公飛者皆有翼物無翼而飛謂仙人畫仙人之形爲之作翼如雷公與仙人同宜復

着翼使雷公不飛圖雷家言其飛非也使實飛不爲着翼又非也夫如是圖雷之家畫雷之狀皆虛妄也且說雷之家謂雷天怒呴吁也圖雷之家謂之雷公怒引連鼓也審如說雷之家則圖雷之家非審如圖雷之家則說雷之家誤二家相違也并而是之無是非之分無是非之分故無是非之實無以定疑論故虛妄之論勝也禮曰刻尊爲雷之形一出一入一屈一伸爲相校軫則鳴校軫之狀（校軫或作佼較）鬱律㟪壘之類也此象類之矣氣相校軫分裂則隆隆之聲校軫

爭朱

之音也魄然若獘裂者氣射之聲也氣射中人人則死矣實說雷者太陽之激氣也何以明之正月陽動故正月始雷五月陽盛故五月雷迅秋冬陽衰故秋冬雷潛盛夏之時太陽用事陰氣乘之陰陽分事則相校軫校軫則激射激射爲毒中人輒死中木木折中屋屋壞人在木下屋間偶中而死矣何以驗之試以一斗水灌冶鑄之火氣激獘裂若雷之音矣或近之必灼人體天地爲鑪大矣陽氣爲火猛矣雲雨爲水多矣分爭激射安得不迅中傷人身安得不死當

火宋

著宋

宋本亦作令

冶工之消鐵也以土爲形燥則鐵下不則躍溢而射射中人身則皮膚灼剥陽氣之熱非直消鐵之烈也陰氣激之非直土泥之濕也陽氣中人非直灼剥之痛也夫雷火也氣剡人人不得無迹如炙處狀似文字人見之謂天記書其過以示百姓是復虛妄也使人盡有過天用雷殺人殺人當彰其惡以懲其後明著其文字不當闇昧圖出於河書出於洛河圖洛書天地所爲人讀知之今雷死之書亦天所爲也何故難知如以一人皮不可書魯惠公夫人仲子宋武公女也生而有文在掌曰爲魯夫人文明可知故仲子歸魯雷書不著故難以懲後夫如是火剡之跡非天所刻畫也或頗有而增其語或無有而空生其言虛妄之俗好造怪奇何以驗之雷者火也以人中雷而死即詢其身中頭則鬚髮燒燋中身則皮膚灼燌臨其尸上聞火氣一驗也道術之家以爲雷燒石色赤投於井中石燋井寒激聲大鳴若雷之狀二驗也人傷於寒寒氣入腹腹中素溫溫寒分爭激氣雷鳴三驗也當雷之時電光時見大若火之耀四驗也當雷

宋本氣作之皃二字

宋本大若火作火若人

難宋本

宋本無下不字

宋本父爲作不安

軒宋

之擊時或燔人室屋及地草木五驗也夫論雷之爲火有五驗言雷爲天怒無一效然則雷爲天怒虛妄之言雖曰論語云迅雷風烈必變禮記曰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懼天怒畏罰及已也如雷不爲天怒其擊不爲罰過則君子何爲爲雷變動朝服而正坐子曰天之與人猶父子有父爲之變子安能忽故天變已亦宜變順天時示已不違也人聞犬聲於外莫不驚駭竦身側耳以審聽之況聞天變異常之聲軒輵迅疾之音乎論語所指禮

宋本淨作清
元審字

宋本小作之

記所謂皆君子也君子重慎自知無過如日月之蝕無陰闇食人以不潔淨之事內省不懼何畏於雷審如不畏雷則其變動不足以效天怒何則不爲已也如審畏雷亦不足以效罰陰過何則雷之所擊多無過之人君子恐偶過之故恐懼變動夫如是君子變動不能明雷爲天怒而反著雷之妄擊也妄擊不罰過故人畏之如審罰有過小人乃當懼耳君子之人無爲恐也宋王問唐鞅曰寡人所殺戮者衆矣而群臣愈不畏其故何也唐鞅曰王之所罪盡不善者也

青淵文庫
第　架
第　號
共　冊

辨宋
若此宋
妄宋
○第宋

罰不善善者胡爲畏王欲群臣之畏也不若毋辯其善與不善而時罪之斯群臣畏矣宋王行其言群臣畏懼宋王大怒夫宋王妄刑故宋國大恐懼雷電妻擊故君子變動君子變動宋國大恐之類也

論衡卷六終

以宋槧本校　己卯八月廿六日　根齋望之

110X
567
100
70